

百家文学期刊选萃C权威推荐畅销不衰

排行榜

最

佳

文

学

国

中

ZHONGGUO
WENXUE
ZUIJIAPAIHANGBANG

下卷

◎ 中国文学研究会 编

蓝天出版社

短篇小说 第一名饺子馆、贾平凹 第二名花雕饭、迟子建 第三名风中芦苇、汲亚北方
第四名农事诗、石舒清 第五名我是妹妹、美眉 第六名长门赋、阿袁 第七名风锁娥眉
李萌昀 第八名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、朱辉 第九名寻找大舅、温亚军 第十名名角泡
澡、聂鑫森 第十一名小镇人物、孙万友 第十二名人说海边好风光、金广顺

散文随笔 第一名五十大话、贾平凹 第二名孙犁、寂寞的碑文、孙郁 第三名「坏蛋」
自白、甲一 第四名北京的书店、邱华栋 第五名散文之力……以李敖为例、谢有顺 第
六名「鸳鸯」与「阴阳」、焦国标 第七名蒙昧论、风云

中篇小说 第一名玉秧、毕飞宇 第二名陪害、姜贻斌 第三名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、孙
惠芬 第四名红米、野莽 第五名苍大亦老、黄国荣 第六名风车、墨白 第七名松鸦为什
么鸣叫、陈应松



排



行榜

中国文学排行榜

中

国

文

学

最

佳

中国文学排行榜



中国文学最佳排行榜

下
卷

中国文学研究会 编

蓝天出版社

ZHONGGUO
WENXUE
ZUIJIAPAIHANGBANG

责任编辑：蒋爱民
封面设计：武晓强

中篇小说

- 第1名 玉 秧
第2名 暗 害
第3名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
第4名 红 米
第5名 苍天亦老
第6名 风 车
第7名 松鸦为什么鸣叫

毕 飞 宇
姜 贻 斌
孙 惠 芬
野 莽
黄 国 荣
墨 白
陈 应 松

玉 秧

毕飞宇

没有人愿意跑三千米。三千米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你必须像一头驴，不吃不喝，在四百米跑道上熄灯瞎火地磨上七圈半。玉秧在体育上头没有任何能力，和同学们比较起来，她做不到更高、更快和更强。玉秧的身体矮墩墩的，很结实，死力气也许还有一把，不过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，玉秧是一个缺少锻炼的乡下姑娘，胳膊腿之间缺少必要的协调性和灵活性。和大部分乡下女同学一样，玉秧没有任何特长。学习还行，别的都不怎么样。长得就更不怎么样了。这样的女同学还能指望班主任对她有什么印象呢。但是，年轻的班主任是一个体育迷，十分计较竞技场上的一得一失。他在三千米的报名表上填上王玉秧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指望，有枣无枣打一棒罢了。万一挣到一个第六名，兴许还能在总分榜上添一分呢。王玉秧再没有能力，为了八二（3）班的集体荣誉，她苦还是应该吃的，汗还是应该流的。同时被报上去的还有庞风华。庞风华冷笑笑，私下对玉秧说：“看出来了吧，老师器重啊，总是把最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。——你可不要让人家失望。”庞风华也

是从乡下考上来的，是一座小镇，各方面的情况和王玉秧差不多。但是庞风华显然比王玉秧有见识，老师一批评她，庞风华的眼泪来得比小便还要利索，哗啦哗啦的，弄得你反过来要可怜她。王玉秧看得出来，庞风华骨子里头比她有胆量，她眼睛一挤一挤，眼泪一把一把，嘴里头却不乱，该说什么一字一句总是说到点子上去。这一点王玉秧就比不上，说到底庞风华还是比王玉秧自信，主要是好看一些，漂亮是说不上的。可是庞风华有她的一套，玉秧看得出来庞风华骨头缝里天生就有那么一股子的骚。

王玉秧走上跑道的时候非常怯场。一起跑就出了个洋相。愣枪了。发令员喊过“各就位”，发令枪居然响了。同学们都冲了出去，伸长了脖子，争先恐后，推推搡搡的。王玉秧傻头傻脑一地站在原地。还在等。八百米以上的发令只有“各就位”，从来就不喊“预备”。王玉秧哪里能知道。大伙儿冲出去了，发令员提着枪，走到玉秧的身边，和颜悦色的和她商量：“想好了没有？再想想？”发令员突然大声说：“还望呆！跑——哎！”王玉秧的第一步其实是吓出去的，几乎跳了起来。看台上哄起了一阵笑。王玉秧人是跑出去了，却羞得不像样子。而庞风华已经冲出去五六米了。庞风华的举动出乎王玉秧的意料，中午吃饭的时候庞风华拉着王玉秧一起找过班主任，庞风华的脸色相当苦，对班主任说，她身上“不方便”，“不能跑”了。年轻的班主任很不高兴。但女同学“身上”的事，他也不好搀和什么。庞风华望着老师的脸，随即又表了一个态，说：“要不我坚持坚持看，拿不到好成绩老师可不要怪我。”话说得又合情又合理。班主任点了点头，拍了拍庞风华的肩膀，很赞赏。枪一响，庞风华匹马当先，哪里有半点“不方便”的

模样。王玉秧非常清楚地记得，庞风华上一个星期刚刚逃了一节体育课，理由是“身上不方便。”这个小婊子一个星期里头都“不方便”了两回了，都成自来水的龙头了。也真是好本事。太不要脸了。要是细细地推算起来，王玉秧的身体倒是在这两天就要倒霉了，吃中饭的时候王玉秧的下腹部已经有那么一点感觉，无端端地胀。不过王玉秧绝不会说出去。这样的事，玉秧开不了那个口。然而，跑到第二圈的时候，王玉秧发现庞风华的不要脸还是值得。太难受了。呼吸上不来，又下不去，全憋在胸口。想死的心都有。还是人家庞风华划算，十分风光地领跑了一圈半，已经软绵绵地趴在班主任的怀里了。玉秧可是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。庞风华在老师的怀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胳膊挂在班主任的脖子上，飘飘的，就跟献给老师的哈达似的。庞风华的眼睛还闭上了，娇气得很，就差一只枕头了。都像是老师的亲骨肉。这一刻玉秧还在跑道上死撑，人家庞风华一定喝过糖开水，和班里的同学说说笑笑的了。玉秧不是不想在中途退下来，可是，班主任正远远地站在水泥看台上，严厉地对着她吆喝。他的身子站得和标枪一样直，两条胳膊抱在胸前，面色严峻，正忧心忡忡地盯着自己。难受归难受，王玉秧还是怕了。为了八二（3）班的集体荣誉，玉秧必须撑着。坚持一步是一步。

王玉秧不知道自己得了第几名。事实上，她得了第几名对谁都不重要了。玉秧被套了两圈多，人家前六名早就过线了。也许连前十二名都过线了。撞过线的女同学该庆贺的庆贺，该撒娇的撒娇，田径场上已经有一点冷清。玉秧还在跑，默无声息，却又勤勤恳恳，像一只小乌龟伸长脖子卖着她的死力气。有一度王玉秧都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想停下来，高音喇叭却响

了。高音喇叭在鼓励王玉秧，音调昂扬而抒情。高音喇叭对王玉秧的“精神”，给予了高度的赞扬。王玉秧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王玉秧了，身体没了，胳膊没了，只是“精神”，抽象得很，完全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惯性，还蛮利索的。虽说跑得很慢，反而觉得有使不完的力气，反而来劲了。看起来“精神”的力量实在是无穷无尽的，你想停都停不下来。王玉秧想，如果这会儿有人给她送来两碗米饭，再加上一杯水，她一定能跑到天黑，天亮之前完全可以“象征性”地跑到延安。

王玉秧撞线的时候全场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跳部。不少同学走下看台，直接来到了田径场内。那个八一级的高个子的男生正在冲击师范学校的跳高纪录。他是田径场上的明星，师范学校的明星。八一级的高个子男生知道所有的同学都盯着自己，意气格外地风发。他不停地捋头发，深呼吸，用芦柴棒一样的瘦胳膊做漂亮的假动作，折腾了四五遍，他开始起跑，冲刺。在他全力起跳的刹那，却又放弃了，从横杆的前面小跑了过去。看台上一片尖叫。高个子男生低着头，在思考。重新回到起跳点，他又开始捋头发，深呼吸，做十分漂亮的假动作。王玉秧就是在这个时候跑过了三千米的终点线。除了终点裁判例行了一下公事，没有人知道王玉秧的女子三千米已经跑完了。玉秧什么也没有得到，连搀扶的人都没有，连一杯红糖水都没有喝得上。王玉秧很惭愧，孤零零地躲在了一边。王玉秧的肚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疼了，她想起来了，自己不只是“精神”，“精神”是不会肚子疼的。这一次的痛来得相当猛。她刚刚弯下腰去，却在大腿的内侧看到了一条虫子。虫子是红色的。很温暖，软绵绵的。在往下爬。越爬越长。越爬越粗。王玉秧吓了一大跳，傻站了一会儿，撒开腿便往宿舍楼奔跑。

宿舍里只有王玉秧一个人，虾子一样弓在床上。玉秧很疼，关键是冤。力气还没有完全使出来，三千米居然就没有了。玉秧坚信，如果不是三千米，而是一万米的话，她玉秧许就是第一名了，好歹也能拿到一个像样的名次。直到这个时候，王玉秧总算明白了自己的心思，自己其实十分在意这一次田径运动会。说到底王玉秧太普通了，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，任何胜人一筹的地方。万一跑好了，结果也许就不一样了，老师对自己刮目相看也说不定。要是细说起来，玉秧长这么大只是做成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考上了师范学校，着实风光了不止一两天。玉秧考上师范学校轰动了王家庄，学校里的老校长打开了王玉秧的录取通知书，一眨眼的工夫消息在王家庄转了好几圈。“王玉秧？哪个王玉秧？”村子里的社员到处问。社员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“王玉秧”这三个字和王连方的七丫头联系起来。王连方一共有七个女儿，可是，除了大女儿玉米，三女儿玉秀，别的都太一般了。说起来玉米和玉秀她们离开王家庄也十来年了。上了岁数的人还记得，那时候玉秧的一家可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，丫头们个顶个的，随便一站都虎虎生风。王连方也不是现在的老酒鬼，而是王家庄的村支书。王支书在高音喇叭里说话的时候派头可大了，动不动就是“我们共产党”。动不动就是“中国共产党王家庄支部”，就好像他每顿饭都能吃一只牛，牛气得很。听王连方说话，你会觉得王支书从来都不是王家庄的人，而是千里迢迢的，枪林弹雨的，艰难险阻的，经历了雪山与草地，长江与黄河，最后才来了。王玉秧是王连方的老七，一个幺妹子。依照常理，王玉秧应当是全家的宝贝疙瘩。情况却不是这样。生下第七个女儿之后，王连方不依不饶，重新鼓足了干劲，回到床上又努了一把力气，

终于生了个小八子，是个男的。这么一来么妹子很不值钱了，充其量只不过是做父母的为了生一个男孩子所做的预备，一个热身，一个演习，一句话，玉秧是一个附带。天生不讨喜，天生招父母的怨。事实上，玉秧并不是她的父母带大的，起先带玉秧的是她的大姐玉米，玉米出嫁之后，玉秧只好搬到她的爷爷奶奶那边去了。是爷爷奶奶一手把玉秧拨弄大的。玉秧嘴呐，手脚又拙巴，还不合群。也好，做父母的、做爷爷奶奶的反而省心了。可是有一样，玉秧上学之后她的老师们马上就发现了，玉秧爱学习。闷头闷脑，舍得下死功夫，吃得下死力气。虽说学习并不拔尖，可是很扎实。她能把课本一页一页地背下来，一本一本本地背下来。玉秧考上城里的师范学校，老校长的脸上有了光，一定要玉秧留下几条学习方面的经验。玉秧站在教师的办公室里，背对着墙，鞋底在墙上不停地摩擦，憋了半天，留下了一条金科玉律，就一个字：背。真理是多么的简单，多么的朴素。老校长激动了，他一把抓住玉秧的手，说：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。玉秧的经验一定要推广。从下学期开始，号召同学们向玉秧学习，背！”老校长在激动之余补发给了玉秧一张“三好学生”的奖状，并教导玉秧，到了城里，一定要注意三个方面。老校长扳起了手指，他的中指、无名指和小拇指分别代表了身体好、学习好和工作好。

王玉秧在王家庄度过了一个扬眉吐气的夏天。每一天都很孤独。但是，这是一种别样的孤独，和以往的不一样。以往的孤独是没有人搭理，带有被遗忘、被忽视的性质。一九八二年的这个夏天，玉秧虽说还是孤零零的，然而，这是鹤立鸡群的孤独。玉秧是鸡群里的一只鹤，单腿而立，脑袋无声地掖在翅膀底下，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雪白的光。这样的孤独最是凄

清，却又凝聚着别样的美，别样的傲，是展翅与腾飞之前的小憩，随时都可以化成一片云，向着天边飘然而去。最让玉秧感到自豪的是，事情都惊动了大姐玉米了。大姐玉米特地从断桥镇回了一趟王家庄。任务很明确，“家来”看看“我们家秧子”。玉米虽说是玉秧的大姐，以往却和玉秧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瓜葛。在玉米的眼里，玉秧还是个孩子。偶尔回一趟娘家，几颗硬邦邦的水果糖就把玉秧打发了。一边玩去，玩去吧，啊。玉米这一次回来得相当正规，她的头发已经盘到了脑后，主要是人胖了，嘴里也装上了一颗金牙。虽说只是薄薄的一层铜，发出来的到底还是金光。有了这样的一层金光陪衬着，笑起来就有了热情和主动的意思。喜气洋洋了。为了让嘴里的金牙最大可能地展示出来，玉米格外地爱笑，幅度也大了。玉米虽然是公社里的干部娘子，这一回却没有摆官太太的架子，而是亲自掏了腰包，专门为玉秧办了两桌酒。村里的领导和玉秧的老师都来了。玉秧坐了“桌子”。这个“桌子”也就是酒席，标志着一个人的身份。长这么大，玉秧还是第一次在正规的酒席上坐上桌子，很不好意思，却又很自豪。只能抿着嘴笑。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“桌子”上却没有玉秧这么一个人。玉米在张罗。玉米在酒席上呼风唤雨，脖子一抬一杯，脖子一抬又一杯，酒量特别大。甚至有那么一点蛮横和莽撞。最后还“以玉秧的名义”替王玉秧喝了。玉米喝得不少，大家都以为她会醉。没有。还是一杯一杯的。酒席过后王家庄的人知道了，玉米现在能喝，有一斤半的量。喝完了还不误事，村干部陪着她打了两个小时的扑克，玉米把扑克牌甩得噼噼啪啪的，每一张都压在人家的的小腰上，严丝合缝。三局扑克过后，玉米钻到了玉秧的帐子里头，玉秧已经睡着了。玉米推醒玉秧，当着玉

秧的面，在油灯底下数票子。票子都是五块钱的大面额，连号，崭新，能劈豆腐，能抽人家耳光。一看就知道不是扑克牌上赢来的，而是专门为玉秧准备的。玉米一共数了十张，五十块。另外还有二十五斤粮票，全国通用。相当大的一笔数目，足以惹出人命了。玉米把五十块钱和二十五斤粮票递到玉秧的跟前，故意弄得凶巴巴的，其实是亲。命令说：“细丫头，拿着！”玉秧一脸的瞌睡说：“搁那儿吧。”玉米说：“睡糊涂了。睁开眼睛看看，这是什么？”玉秧还是瞌睡，一点都没有受宠若惊的样子，说：“还是睡吧。”又把眼睛闭上了。玉米望着玉秧的后脑勺，没有料到这样的局面，这个呆丫头就是这么不领她的情，说话的腔调也变了，完全是一个城里人了，都学会四两拨千斤了。玉米没有再说什么，把五十块钱和二十五斤全国通用粮票塞到玉秧的枕头底下，吹了灯，侧在玉秧的背后，睡下了。究竟喝了不少的酒，一时睡不着。玉米想，还是玉秧大出息了。这丫头谁都不靠，完全靠她手里的一支笔，一横一竖，一撇一捺，硬是把自己送进了城。这是很不简单的，特别的过得硬。早几年想都不敢想。玉米在心里说，呆人有呆福。细丫头真是碰上好时候了。大出息了。

运动会上的第二天是星期天。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会利用星期天的上午睡一个懒觉。其实也睡不着。但是，睡不着并不等于要起床。躺着，胡乱地想想心思，即使饿着肚子，也要比起床划得来。完全是为睡而睡。要不然自然会吃很大的亏。谁也没有想到庞风华的箱子被人偷了。什么时候被偷的呢？不知道，反正少了十六块钱的现金，外加四块钱的饭菜票。庞风华的牙膏一直放在自己人造革箱子里，她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每

天早上利用挤牙膏的工夫检查一下自己的钱物。钱物不翼而飞了。不小的数字。这可不是一般的事。

星期天的上午，北京时间十点十五分，八二（3）班的同学全体集中。许多同学还没有吃早饭，王玉秧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洗脸刷牙。班主任来了。学生处的钱主任也来了。庞风华没有来。她单独留在了宿舍，正在给派出所的公安员做笔录。离开宿舍的时候许多同学都看到了庞风华，她坐在床沿边，散着头发，上眼皮都已经肿了，很哀怨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公安员给她倒了杯开水，她碰也没有碰一下。那是真心的悲痛，和昨天在田径场上不一样，装不出来。教室里的人齐了，年轻的班主任站在黑板的旁边，脸色相当难看。他的身体站得像标枪一样直。他在等待钱主任说话。钱主任却不开口，嘴抿着，撅着，嘴边的两条咬纹却陷得特别地深。他从走进教室的那一刻到现在都没有开口。钱主任终于点上了香烟，吸了一大口，慢慢地噓了出来。钱主任说话了，他说：“我姓钱。”钱主任说：“谁有胆子给我站出来，把我偷回去。”钱主任的话引来了几声笑声，但是笑声立即停止了。钱主任不像是说笑话。他的表情在那儿。钱主任说完这句话之后停顿了相当长的时间，眼睛像黑白电影里的探照灯，笔直地射出两道平行的光。两道平行的光从每一个同学的脸上划过去，咯吱咯吱的。如果你扛不住，低下了脑袋，钱主任会立即提醒你：“抬起头来。眼睛不要躲。看着我。”

钱主任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学生的工作做得相当地细，有生活上的，有工作上的，还有思想上的。这一点即使在全省师范类的学校中都很著名。钱主任已经连续两年被评为省市级的先进工作者了。奖状就挂在办公室的墙面上。钱主任在“四人

帮”的时期坐过牢，平反之后，上级领导原想调他“上来”，到局里去。但是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钱主任谢绝了，坚持在“下面”。钱主任说，他热爱“学校”，热爱“教育”。最终还是留了下来，钱主任在师范学校开始了他的“第二个春天”。钱主任格外地努力，希望把学生的工作做得更细，更深，把损失的时光补回来。用钱主任自己的话说，“上到死了人，下到丢了一根针”，他“都要管”。谁也别想“瞒着蚊子睡觉”。管理上相当有一套。所谓的管理，说白了就是“抓”。工作上要“抓”，人也要“抓”。钱主任伸出他的巴掌，张开来，紧紧地握住另一只手的手腕，向全校的班主任解释了“抓”是怎么回事。所谓“抓”，就是把事情，主要是人，控制在自己的手心，再发出所有的力气。对方一疼，就软了，就“抓”住了，“抓”好了。钱主任的解释很形象，很生动，班主任们一看就明白了。要是细说起来，师范学校的每一个学生都对钱主任都有几分的怵。走路的时候总要绕着他。同学们发现，这样的时候钱主任其实并不凶，反而把绕着走路的同学喊过来，亲切地问：“我是大老虎？”钱主任不是大老虎，只是一只鹰。你不怎么看得到他，可他总是能够看得到你。一旦哪里出了问题，有了特殊的“气味”，他的阴影一定会准确及时地投射在大地上，无声无息，盘旋在你的周围。这会儿这只鹰正栖息在八二（3）班的讲台上，一双鹰眼紧紧地盯着下面。他又开始开口讲话了。他的话题却绕开了这一次的失窃事件，让人有点摸不着头绪。但是，凛然的气概还是渲染了每一个人，震撼了每一个人。“我们的校长，当然也包括我，想建立怎样的一所师范学校呢？”钱主任劈头盖脸问了这样一个严肃的大问题。“我很赞同我们的校长。”钱主任自答说，“我们的校长说了，第一，铁

的纪律，第二，铁的校风。八个大字。”钱主任用他的食指不停地点击讲台的桌面，提醒同学们“铁”是什么。当然了，铁是什么，“同学们都见过”。用不着钱主任“多说什么”了。钱主任围绕着“铁”这个最为普通的金属把话题慢慢引上了正路，“——铁为什么能够无坚不摧？是因为铁被炼过了，它很纯。如果铁的中间有了渣滓，有了杂质，铁就会断。大厦就会倒。”钱主任接着问，“我们的工作是什么？很简单，把杂质查出来，并且剔除出去。”教室里一片阒静，都能听得见粗重的喘息了。差不多每一个同学都听见自己的呼吸，不少同学的脸都憋红了。钱主任总结说：“最后我送同学们八个大字：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散会。”

庞风华的饭菜票和现金一分都没有少。因为有一万米的赛事，庞风华匆匆忙忙的，顺手把钱物都带在身上了，掖在了内衣的小口袋里头。庞风华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留神，上了跑道又跑得太猛，后来全忘了。那些钱物还是庞风华第二天洗衣服的时候自己掏出来的。带着庞风华的体温，甚至还带着庞风华的心跳。不过事情已经闹开了，都惊动了派出所了，庞风华哪里敢说。蹲在盥洗间里，又哭了。脸上凄苦得很。别人都劝不动。越劝庞风华哭得越伤心。后来连劝的人都一起哭了。这个不能怪人家风华，这样倒霉的事，换了谁谁不难过。

庞风华在当天的晚上找到了年轻的班主任，班主任住的是集体宿舍，这会儿同宿舍的其他人都打康乐球去了，只留下了班主任一个，正趴在桌子上批改作业。庞风华进来了。两只手紧紧地扶着门框。班主任扭过身子，示意庞风华坐。办公桌的旁边是老师的单人床，庞风华只能坐到老师的床上去了。庞风华一脸的凄惶，坐得很慢，尤其是快要落座的时候，她扭着她

的腰肢，用她的屁股缓缓找到了床沿，这才坐下了。年轻的班主任发现庞风华“坐”得实在是漂亮，腰肢里头有了很独特的韵致。别看庞风华的脸蛋长得不怎么样，屁股上的那一把倒还真的是风姿绰约。这一点给了年轻的班主任相当深的印象。一下子就对庞风华产生了同情了。班主任咽了一口，关切地说：“发现新的线索了没有？”庞风华望着她的班主任，无声地摇头。很憔悴。带上了几分苦楚。班主任叹了一口气，想，钱被人偷了，一定是生活上遇到困难了。班主任取出钱包，拿出十块钱，递到庞风华的跟前，说：“你先应付几天吧。”这样的举动在庞风华的那一头分外地感人了，庞风华望着老师手里的钱，眼里的眼神定住了，一点一点闪出了泪光。她的目光慢慢移到了老师的脸上，最后，和年轻的班主任对视了，定定的，汪开了一层泪，厚厚地罩在眼眶里头。庞风华说：“老师。”说不下去，又哭了。庞风华这一次没有坐着哭，而是趴下了，伏在了班主任的枕头上，两只肩膀一耸一耸的。班主任坐到庞风华的身边，很小心地伸出手，拍了拍庞风华的后背。庞风华的后背很猛烈地扭动了几下，意思很明确了，“不要你管”。但是做班主任的怎么能不管呢。又拍了几下。班主任的巴掌一直拍到庞风华的心坎里。格外地催人泪下了。这一次庞风华没有扭，哭得却加倍的揪心。全身都在哽咽。班主任都很心疼了。这样持续了两三分钟，庞风华妥当了，悄悄站起身来，无声地接过班主任手里的钱，坐到了班主任的椅子上。她把钱压在了老师的玻璃台板底下。顺手拿起班主任的手绢，擦过眼泪，回过头来看看她的老师。庞风华望着她的老师，突然又笑了。迅速地把嘴抿上，还把笑容藏到了手背的后头。庞风华扭头就走，一点过渡都没有。她在走出门口的时候，猛地回过脑袋，